

海口市水洪村

36巷



我们的 三六巷

崽崽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爱拼才会赢



我们的三十六巷

崽崽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的三六巷 / 崽崽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99-5274-1

I. ①我… II. ①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1985 号

书 名 我们的三六巷

著 者 崽 崽

责任编辑 黄孝阳 郝 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274-1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1	海南日报为此发了一篇通讯	1
2	狗六在兴隆请客	8
3	现在起屋,哪有一家不打架的!	12
4	吉仔借口跟泥水匠学手艺走了	16
5	有油才耐放	20
6	狗六建好房子办进屋酒	26
7	漂亮女人看看有没有出租的房屋	31
8	人缘好并不能免除所有烦恼	37
9	第一个来拜访卓金的人是阿霞	42
10	卓金和琼生每天早出晚归	46
11	琼生出门做粮油生意纯属偶然	52
12	对,我们就是爆发中的力量!	58
13	卓金决定学习大学生摆摊卖煎面饼	62
14	最担心的事还是来了	66
15	自己的路还得小心走下去	72
16	啥叫人才? 这就是了!	77
17	向狗六借钱	82
18	琼生终于回来了	87

19	海口再穷也比你们那里好啊	93
20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98
21	卓金决定到队长家走走	102
22	王遥带卓金和琼生去看地	108
23	香港人来看地	114
24	星星让三六巷的几位年轻人想入非非	119
25	卖办公用品用得着把自己卖了吗?	126
26	那伟宏的到来	129
27	买卖土地的局面打开了	133
28	海南省终于要在今天宣布成立了	139
29	番鬼什么都不怕	143
30	那伟宏陷进泥淖里了	149
31	组织决定派你当他的私人助理	154
32	卓金迷上了贝雕	158
33	尊严是生命的最高纲领	161
34	阿霞到南海集团报到	165
35	生意是人人可以做的?	173
36	卓金到三亚贝雕厂访问	177
37	老吉嫂的房屋很快动工	181
38	跑到另外的世界来了	187
39	现在社会在重新洗牌,玩法变了	194
40	要费点心思把人留住	198

41	那伟宏失踪了	204
42	王遥到机场卖画	209
43	卓金第一次到财安家	213
44	阿霞时装	217
45	带吉仔上街	221
46	卓金的店被砸	224
47	阿霞今非昔比	230
48	他还是恋着自己的,这就够了	235
49	家乡的慰问团到了	238
50	打铁先得自己硬啊	242
51	吉仔忙得满海口跑	247
52	自己知道就是全世界知道了呢	252
53	琼生和王连财一起失踪了	256
54	卓金的心力快耗尽了	261
55	活出人样是用没人样来换的	265
56	吉仔,汝成人物了	272
57	你以为王琼生是吃素的?	279
58	你这个强奸犯!	282
59	女人比男人好办事	287
60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293
61	人心是最重要的	297
62	怎样把邓工治下去?	301

6.3	要直要曲今后大家好自为之吧！	304
6.4	狗六内外交困焦头烂额	308
6.5	闲人堆里站出一位矮壮个子	312
6.6	卓金下决心离开老吉嫂家	316
6.7	同年爹同年母	319
6.8	猴猕遥捡到宝了	326
6.9	李富如今是个体户	330
7.0	要独立就不能什么都要	334
7.1	黑儿一天到晚在街上逛	338
7.2	牛气忍成鸡气	341
7.3	死马当活马医	344
7.4	哪有这么好赚的钱？	347
7.5	闹一闹出口气	351
7.6	三爸公又在作法了	356
7.7	做人还得做老实人	359
7.8	美乳村	365
7.9	星宇礼品公司的经营陷入困境	368
8.0	琼生要到深圳另谋发展	373
8.1	周峥终于再次来海南	379
8.2	财安病了	384
8.3	财安的天命已尽	386
8.4	建设旅游山庄	392

1 / 海南日报为此发了一篇通讯

我们的三六巷已经被高楼淹没了，现在海口没人知道它在哪里。就算有人告诉，也不容易找到。它在龙华路的西端，龙昆村往西不远，以前叫水洪的地方。可是龙昆村的人也不会懂得水洪这个地名，除非他年龄五十岁以上并且记忆良好。三六好像成了我们巷子的密语，只有我们自己懂得这个地方。尽管我们没有为此骄傲，也没有真正的团结，只是一种命运的密码把我们永远锁在这里。

水洪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现在的龙昆沟过去是一条流量不小的河，河的一条支流向西流经这里，形成一个湖泊。湖泊是一个巨大的莲塘，夏天莲花开放，白色的莲花顶着嫣红的花边，在绿色的湖泊上摇曳，散发出阵阵沁人肺腑的芬芳。湖的西北面是龙华西路的一段，有一条小木桥。琼州海峡涨潮时，海里的小鱼可以游到木桥墩下。扁圆的翻车鱼、长身尖嘴的青棱鱼、银光闪闪的西刀鱼等等，在清澈的水里游来游去像寻找什么东西。北上的河水过桥底流进一大片芦苇。芦苇荡里住着很多很多动物，鱼、虾、蟹不用说，还有各种各样小鸟，比如翠鸟、鹭鹭、半天吊等等，上下翻飞，窜东窜西；有时大群大群地降落，茫茫芦苇荡顿时喧嚣忙碌起来。

这里是一个充满杀机的地方，从早到晚青蛙发出凄厉的吟叫，它们被蛇逮住了，正被一点一点地吞食，只要它们的头在外就一直叫，痛苦而又无奈的声音拖得很长。身体扁瘦的白脸水鸡在芦苇荡里孵一窝又一窝的小鸡。天气好时它们把子女带出来，自己在前边走，左看看右瞧瞧，抬起长长的腿轻轻放下，又伸长脖子左瞧瞧右看看，然后抬高腿跨出第二步……那种警惕的拳拳爱子之心让人感

动、心生爱怜。

对这景象最熟悉的人是老吉嫂的家翁，他是第一个来这里居住的人。他的到来是因为受聘到附近乡村小学当教师。这里有一栋日本人留下的屋子。老吉嫂的家翁没有见过这位日本人，他来时日本已经战败，屋子里的人跟着走了。没人确切知道这位日本人是做什么的。据说他看中这片海湾，想搞海洋养殖什么的；他筑屋住下却没有动作，有人怀疑他是特务。老吉嫂的家翁住到特务的房子里来，他成了一个可疑的人物。

事实上，到水洪居住的人都是可疑的。他们是被城市排斥的人，如果他们能在海口市内立住脚跟，他们不会跑到水洪来。这里离海口市区那么远，泥路，过八灶河、龙昆上村河，龙昆下村河，还有水洪桥；路边不是水塘便是滩涂，好长一段路的两旁是野菠萝林子。下午五点过后就没有行人往来，只有青蛙的惨叫声不绝于耳。冷不防“嗖”的一声，一只大鸟从路这边蹿到另一边的黑影，叫人毛骨悚然。能自如穿越这些境地的人，都是一些性格粗砺的家伙。

财安的祖上是遇荒年从浙江逃难来的。据说初来时以乞食为生。海口这地方没人干这行，先祖不好意思便改做小生意，兜售些针头线脑什么的。他们先在海口郊外的四乡，后来做到陵水保亭那头的黎村苗寨去了。他的先祖拿一根针跟黎人换一头牛，振振有词地说，你们养的牛放在山坡上自己吃草，春去秋来就大了，铁会自己成针吗？得磨，磨也磨得的，可是针眼怎么钻？你钻给我看看！财安的先辈虽然用针换牛，最后也没发达起来，财安的爸爸还是住到水洪来了。不过财安倒是出息，在进出口公司当政工干事，是国家干部，估摸起来也算是从前的朝廷命官了。他的嘴爱挂新词，比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私批修”、“三忠于四无限”什么的，只是三六巷的人不大服他，说他的脾气像他先辈的爷们一样。

狗六是晁家人，追究祖籍可以溯源到福建。晁家人以船为家主要以打鱼为生，祖祖辈辈漂泊在汪洋大海里。家有男孩到了该娶的年龄就在船头放一束草，家有女孩到了该嫁的年龄就放一盆花，如此招徕命运的眷顾。到狗六父辈居家的船没了，只好上岸。岸上也没有自己立足的地方，他们在盐灶村北面的滩涂上立几根木桩，木桩上架一个棚子算是栖身的窝，一家人成了一群大鸟。

水洪算是狗六家族第一个脚踏实地生活的地方。他们家第一间房子是用油毛毡、石棉瓦和茅草混合拼凑起来的。海上人家上了岸不免又好奇又勤奋，在屋旁种起地来，种的南瓜攀在屋顶上，瓜藤败落，屋顶上坐着一个个金灿灿的大南瓜，让老吉嫂的家翁大加赞赏。狗六的爸爸当起了扛杠，一根扁担两根绳在海口小码头里挑来挑去，日用百货、砖瓦木料在他的肩上流转，汗水洒遍海口、府城的大街小巷。有时五六个人从秀英港抬一尾大鱼回市里来，鱼太大太重，得一路小跑还呼喊着手号很有气势，惹得路人驻足观看。那年头海口的苦力，是硬邦邦的好汉，讨得起老婆养得起家。

阿霞的家人说不上自己祖籍在哪里，但都知道祖上是水军出身，宋朝末年来的海南。他们的到来可能因为宋朝灭亡，与蒙元大军的追杀有关。没有人有能力去探究这个事情，也没人有心思去想这个问题。阿霞家族是出过风流人物的，那是一位祖父级人物叫蒙家泰，解放初年在市里四牌楼开牙科诊所。蒙家泰医生最为好色尤其爱好胖女人，碰上胖女人他的手术特别磨蹭。一天，蒙家泰对一个蛀牙的肥婆说，拔你三颗牙，如果你懂事，只收你一颗牙的钱。肥婆问，怎样才算懂事呢？蒙家泰说，很容易，咱今晚到海口公园走走就行了。晚上到公园，肥婆骗蒙家泰脱了衣服，卷起衣服就跑。蒙家泰在公园里躲来躲去，在东门口石狮身后蹲一小时；在新华路的桥下又躲一小时，回到家冻得全身乌青又羞又气，一病不起。蒙家泰

死后给海口留下一句歇后语：做起（齿）——蒙家泰。一时间所有小孩遇见一起走的男女就不住口地喊，做起——蒙家泰！有好几年时间，海口的男女都不敢街上并排走的。

李富家过海的历史很短，他爷爷从雷州半岛过来，刚开始在海口街上干的是屠狗营生。平时到四邻八乡收购狗只，回来用木棒敲死，把毛褪了放在稻草上点火熏得焦黄焦黄的，开膛剖肚剁成五大块，投进大锅里用茴香、八角、豆腐乳什么的慢火熬熟，摆在案上招徕客人。李富的爷爷在海口也算得上人物，他狗汤喝多了不怕冷，多冷的天都打赤膊；车技又好，双手不把车而是叉在胸前，头顶一盆狗肉一路的大呼小叫，引得行人拍手叫好。全海口的狗却是恨他的，每次到龙华路，海南卫生学校养的一群实验用的狗，公的母的大的小的黑的白的一大帮，一里外就嗅到他的汗味，开始不安地窜来窜去找他，一见面便是汪汪大叫追着他咬，有时会一路追到龙昆下村来。李富的爷爷生气了，大骂一声我操你妈，跨下车来……狗只见状大惊，四只爪子猛然止步却止不住，惊恐万状撞成一堆连滚带爬哼叫着四散逃窜……

李富的爷爷到龙华路收狗是一个节日，孩子们奔走相告，跟着看这场不变的狗只气势汹汹接着狼狈逃窜的把戏。后来李富一家搬到水洪来，李富的爷爷已经老去不再跟狗怄气，孩子们还指指点点看着他发笑。李富是个运气不错的人，虽然比不上财安，他在粮食局上班算是一名固定工，很有脸面的。他常常到大陆各地出差采购粮食，虽然浮光掠影，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老吉嫂的家翁是个断文识字的人，对自己祖上是谁，从哪里来的问题能知道得多一些。他说，他的祖上陕西人氏，当过县令一级的小官。因为犯事，几十年间族人一直往南逃窜，最后在北宋年间从福建的甘蔗园来海南。甘蔗园可能是南方的大槐树，算是人口迁

移的中转站，很多海南人因此留下甘蔗园这个大陆的最后印象。他们家族来海南后曾一度中兴，有人中过举任过官职，最后还是败落了。老吉嫂的家翁当了几十年的教书先生，从澄迈的金江，琼山的永兴、雷虎一路教过来，最后到了海口。

乡村小学设在庙里，十几个孩子坐在关公的塑像面前，分成两个班，一个初级班一个高级班。他一个先生背对着关公，脸向东讲小学初级学识，脸向西讲小学高级学识。学生好像不大听讲，坐着无聊胡思乱想接着就发困了。关公、周仓一千人马活动起来，舞刀弄棒地往下走还吹胡子瞪眼的。学生里只要有一人惊叫，立马会有人领悟，接着所有人都魂飞魄散、惊慌失措哭着喊着一窝蜂往外逃……学校乱了营，当先生的想拦也拦不住，最后自己跟着走。乡里人谁不希望自己的神活灵活现呢！听到消息，地里干活的人丢下犁耙粪桶跑来看，惊悚又惊叹。

解放后，这个与神同在的小学被纳入政府的教育系统，改名为海口市某某小学。关公一伙还是时不时地显灵，教育局为此找这位吉老师谈了几次话。吉老师后来当了小右派，罪名是利用封建迷信恐吓毒害青少年。虽然没受皮肉之苦毕竟是惹上是非，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被人七斗八斗的，熬了一阵自知熬不出什么滋味，便一根绳子把自己解决了。

大家对老吉嫂家翁的去世感到痛惜。此时的三六巷户数与人口都增加了。城市膨胀，这里山高皇帝远，只要你不是黑人黑户，弄些竹子油毡就能把家安下；只要你满脸横肉拳头够硬或者相反你依头顺脑、甘下服小，也能在这地方扎下根来。久而久之，拳头不必硬，也不必一味地甘下服小，住久了习惯了利益趋同了大家也就相安无事。不管这里聚集了多少人，老吉嫂一家是受人尊重的。他们是这里最先的住户，屋是瓦屋，人是知书识礼的人，瓦屋与识字是三

六巷人崇敬的东西。大家对老吉嫂家翁的预言坚信不移。吉先生说过水洪是个吉地，这里会出一个 kang 人。Kang 是海口话，读上声，是好、有出息、排场的意思。大家都相信这个人将出现在自己家里，有些人干脆认定这人就是自己！

这时的水洪已是今非昔比：小河断流了，莲塘不见了，芦苇枯黄了，这些水域成了海口罐头厂的排污渠道，一派油黑污浊。靠海的滩涂改造成鱼塘，污水流进鱼塘里，鱼死了。龙昆村总是要与罐头厂论理，结果总是不了了之。苦的是三六巷的居民，都说臭死了，臭死了。大家说是说也不怎样往心里去，因为空气与健康有关是后来的知识，那时全国上下还没有环境污染一词。人们感兴趣的是龙华路两旁的房子多起来，市里的单位一个个迁出到此落户，从海口市第一中学起一直排下来，连八灶村前的大塘都填了……蛇不见了，青蛙不见了，鸟儿不见了，三更半夜还有人在路上走，上海口的路途不再觉得遥远。水洪作为一个单独的景观地域就这样消失了，最后连名字也在人们的记忆里淡忘。

人们对三六巷名称的来由产生困惑，大家在茶楼喝茶时会讨论起来。巷名是老吉嫂的家翁给取的，这点大家一致同意。为什么叫三六？大家却莫衷一是。有人说这里原来是卖狗肉的地方，因为三加六等于九，海口话九、狗同音，狗肉店也有叫三六店的，李富的爷爷卖过狗肉就是证明。持这种意见的人被认为是最没资格议事的，被大家叱责得狗血淋头不敢作声。大家附和的说法是：三六为九，九是尊，是藏龙卧虎的意思。只有老吉嫂知道家翁取三六为巷名的原因。吉先生给小巷取名时，小巷的东边有三户人家，西边有六户人家，所以叫三六巷。可是这时的老吉嫂已经人微言轻，说话没人肯听的，况且她根本不会想到要纠正别人，除了儿子吉仔她很少与人交往。她家翁死后不久老公突然不见了，公安来查过，吹胡子瞪眼的。她家婆风烛残年一急一吓瘫过去，不出一年就死了。后来有

消息传来,说是她老公出逃香港,在海上给鲨鱼吃了。消息言之凿凿,是老公的朋友从香港传来的:他们俩一起下的水,朋友在前他在后;朋友听到身后有声响,回头一看不见人,只见一只大鲨的黑尾巴高高翘起……一个女人活成这样,自己也觉得很累赘了。

老吉嫂的老公虽然死于非命,却是梦想离开三六巷的第一人。更多的人在三六巷里浑浑噩噩度日,唯一的正事就是画地为牢。不知什么时候木桥不见了,变成了几块长长的水泥预制板,小河被填得凸凸凹凹像把锯子。狗六家靠河边,那会儿他刚从中学出来,除一身蛮肉别无所长,夜里到工地顺来一辆手推车,天天到罐头厂锅炉房拖煤渣,倒在自己屋旁的河道里,把河道填满变成地,地上搭个鸡窝猪圈,地方就是他家的了。大家如法炮制,原来的一条河如今变成不足一尺的排水沟。

说也奇怪,人们天天啼饥号寒叫穷,三六巷近年却不断有人拆房起屋。现在的人心极贪,没人建房不与四邻五舍闹纠纷的。寸土寸金不说自明,能多挖一锄头也好!手头拮据的人本来眼就红,见别人开工精神紧张,双手叉腰站一旁虎视眈眈,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计较,对方辩白不行不辩白更不行,吵上几句打字便上口。弱的一方审时度势只好住口或者住手,第二天请来亲戚朋友助阵,重燃战火。直到派出所的警察匆匆赶来吆喝,惹事的人不管如愿与否也算功德圆满,把自己的脸保住了。前年财安建房就与狗六等几户人家大吵过。财安跑上街把自己堂侄、表侄全叫来,手里还拿着家伙。这伙人主动出击,看李富又矮又丑先拿他下马威,“叭”的一声给他一个耳光。李富爱赶时髦爱打扮,看起来脾气好,其实他邪气得很,不知上哪弄个炸药包,点一支香,箭一样往财安屋里冲,把这一家人吓得不敢,这才想起他爷爷杀狗的事来。虽然三六巷多了火药味,小巷还是越来越窄小,原来能进小汽车的只能进三轮车,没多久三轮车

也进不了；摩托车能进，得推着走。大家的路大家的事，路在心里，心里没路大家一起扛炸药包也不管用，正像海口话说的：人多任船流。

尽管如此，如果认为三六巷的人个个自私自利毫无公德之心也不确切。只要是对外人对台风对洪水，三六巷的人还是会携手并肩同仇敌忾的。比如李富八岁那年的一场台风几乎把三六巷夷为平地，李富的爸爸被倒塌的房子埋在石堆里。狂风怒号大雨如注，也不知是谁组织的，每家都出一人搬石头刨瓦砾找人。人找到了却昏迷不醒，大家把他放在门板上抬着往市里跑，心痛的是好好的人伤得太重不治身亡了。人虽然不在了，三六巷人的精神还是有的，海南日报为此发了一篇通讯，题目是——《台风无情人有情》，让三六巷的人长了一回脸。

2 / 狗六在兴隆请客

现在，三六巷的巷口对着龙华路。巷口左右两侧各建两栋楼，属于一家工厂，工厂经营不善请老包出场，租给能人做生意。左一栋底层是杂货店，卖的日用百货还有糖烟酒等等；右一家是茶店，叫兴隆茶楼，里头人头攒动很是闷热，店家弄了两台工业用的大风扇呼呼地吹，像刮台风似的，很爽很有气势。

今天，狗六在兴隆请客。三六巷的人来了一半多。狗六不时会请大家吃一顿，有点富贵不忘乡亲的意思；今天另有目的，他要建屋了。虽说他用不着怕谁，和为贵是人都懂的，他要用卤凤爪、炸鸡翅糊住这帮牛头马脸的嘴。他虽然没把自己的目的说出来，房子拆了，工人早上到了空空的地盘，大家乡里乡亲，你狗六挪屁股人家自然知道你要放屁。

那时，狗六把宅基地占住后，无事跟人在街上跑，跑着跑着突然开了窍，胆子变得像葫芦瓜大。政府叫立正他站不稳，政府叫稍息他动来动去，大家可以走了他乱跑。他用单车到石山载私酒回海口卖，还敢到广西北海贩香烟。一九八四年“海南汽车事件”时，他站在码头拦住下船的客人，一个挨一个问：要车么？日本丰田，前后空调……别人不理睬，他接着又说，超豪华皇冠三点零，要么……那时站在街头卖汽车的人很多，有大人有老人还有小孩，成功的不多。狗六却是一个成功者，他倒卖了几部面包车和皇冠轿车，眼看成了富翁，却被清查组的人追上门来，要他退款。他东躲西藏的最后还是把钱交出来，被人笑话了好一阵。后来他不知哪儿弄了几十块光洋，到儋州新英海面跟台湾人换手表、收录机什么的，拿回海口倒卖，手头不但有了资本，还认识了一帮吐痰能砸出坑的朋友，场面就打开了。现在他开的建材店，专营各种型号的钢筋，有固定的工人，有两台汽车吊机一天到晚在场子里嗷嗷叫着上货。

有钱人请客众乡里是不客气的。这年头虽说供应丰富了吃肉就去割，割肉是要钱的，舍不得；而且饿怕了，肉吃多少都不够。狗六请客，大家爱吃啥吆喝小妹拿啥，什么贵吃什么。平常想都不敢想的炖鸽子今天吃上了，把汤水啜得咕噜噜响，额头不住冒汗；啃炸鸡翅的越啃嘴越馋，腻得脸膛发亮，油从耳坠子上滴下来。

大伙儿一边吃嚼，一边议论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事。海南日报天天说这事，都说海南很穷很落后，比非洲还穷还落后。大家不大理解，有吃有喝的怎么会穷成这个样子！

狗六说，乡下就是这样穷。说海南是福地不对的，海口才是真福地。海口人睡醒就吃食，古代以来就是这样子！

财安把筷子“噗”的一声拍在桌上，冲狗六说，汝知道啥！官人有官人的道理。过去说海南大发展是中央强调自力更生，伊们要当

官呢，现在叫穷是国家有补贴，伊们伸手要钱呢！

狗六不知道财安说的对不对，只是对他的态度很不满。他嘲笑说，现在的戏新啦，子孙骂祖，当官的骂政府……

财安打断他说，汝耳塞耳屎啦，我啥时候骂政府！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是汝忘了还是我忘了！

阿霞的爸爸知道他们要吵起来了，赶忙说，建省不建省不关咱百姓的事，轮不上咱当官。世上的事从古到今都一样，精人吃呆人。

大家附和阿霞爸爸的说法，穿鞋的吃赤脚的，赤脚的吃扁担。不过海南好像真的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大家都见的，很多大陆人从新港和秀英港船上下来，一拨又一拨，像水一样倒在海口的大街上。他们来干啥的！海南不好他们会来？这些都是精人啦！

狗六大声说，当然是精人，大陆是啥地方，伊们不来咱这福地，蹲在大陆干嘛？半年做半年吃，寒天冷死人，放尿要带棍子，一边放一边敲，敲迟了放不出来了，结冰堵住了……

财安又生气了，反问道，大陆人放尿是带棍子的？！

狗六更生气了，心想我请茶你不来算了，来吃我的钱，还跟我作对！他叫道，汝有啥了不起，一个月百来银工资，买墨涂我卵泡都涂不黑哩！

阿霞的爸爸有意岔开他们，说，大陆仔来了好，伊们坐轿，咱抬轿的日子也好过呢！

狗六不爱听这样的话。海南建省，他最高兴，建省干啥？建省第一件事要起屋，起屋要建材，他要发了。他冲阿霞爸爸叫道，干啥伊们坐轿咱们抬！叫伊们抬，咱们坐！

老吉嫂带着儿子吉仔坐在角落里。她不放心的儿子，怕他礼貌有不周全的地方。这是读书人家的好处，家庭虽然破败还有一丝文化的气脉在焉。吉仔去年没考上大学在家待着。他长得健壮坚实，气质单纯憨厚像一头牛犊叫人怜爱，当然也会让人忽视；与一般这个